

旧事

# 大杂院往事

谭光辉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zzrbsg@163.com



制图/左骏

“老屋庙背茅坪,又依包子又依饼。”每每想起这颇具地方特色的童谣时,我就不禁回忆起大杂院里的往事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湖头还有盐铺里、上铺里、老屋庙等几个老四合院,而最难忘的莫过于生活了近三十年的新屋庙那栋四合院。

新屋庙四合院主体建筑为前后两排六栋二层,主体建筑之间有藻厅连接;主体建筑南面是一组五栋两层建筑;北面是砖屋等一组杂屋。整个四合院有房间三十间、有天井四个、厅屋五个、有通往花园和洋屋里的两个六边形门。

新屋庙的四合院原是我祖上的产业。土地改革之后,四合院里有住户十一家,每户两间房。家族中只有我们一家在四合院里栖身,其他族人不是寄居于祠堂里就是寄居于社庙里。我们家的两间房,是顶着“坦白地主”帽子的父亲用母亲的全部嫁妆换来的。

“牵一个,背一个,肚子里面还一个。”四合院里人口高峰时超过七十人,加上各家各户的鸡鸭鹅猪犬猫,曾经那个秩序井然、其乐融融的四合院完全沦为了一个人畜兴旺、不堪入目的大杂院。只有四合院里那些残存石质物件和天井里砌得整整齐齐的大青砖,还记得昔日的繁华。

对于只看见院子里天井的角角的天空的我们来说,大杂院仿佛是我们的整个世界。

大集体时,大人们忙于出集体工挣工分,小孩们留在大杂院看家照看弟妹。这时,大杂院成了我们的乐园。

穿开裆裤的在一起玩过家家,捡几块石头搭一个灶,捡一块大点的瓦片做锅,弄几块小点的瓦片当碗,弄点沙子当盐,在天井边刮一些苔藓当菜……每人做一个菜,十几个菜上菜,小不点们围成一圈,“吃”得津津有味。大杂院里屋檐下、墙壁上、厅屋楼顶上大大小小十几个燕子窝。燕子觅食归来,“唧唧唧”燕巢开口处挤着几个小脑袋,小不点们见了,不约而同地唱起来:“燕子燕,绕屋转。不吃你的米,不吃你的谷,借根椽椽搭个窝。”

大一点的女孩子玩的花样很多,她们也玩踢毽子、丢手绢、老鹰抓小鸡、踢毽子……那时玩得最多的还是踢房子。在厅屋用滑石或木炭画上一个两列四行大表格,石头剪刀布定好出场顺序,几个算盘串成一条线,从左到右依次踢,把算盘串踢出底线者胜,胜者接着踢下去;算盘串压线、没踢出底线或从底线踢出者失败,败者下场休息。踢房子最损鞋,鞋子脚趾处穿了孔露出了脚丫子。一顿响竹教训后,破损处是花花绿绿的大补丁。

大一点的男孩子喜欢玩捉迷藏。看过《闪闪的红星》之后,玩得更多的是升级版的捉迷藏——抓特务。每个人都备了一套行头:皮带小木枪、帽子和红领巾。我们几个里面那老巴交的戴顶破草帽扮成特务,其他扮成小红军。几个小红军有的在槽门口站岗放哨,有的在大杂院里抓特务。那特务也够狡猾,柴堆里、轩屋里、猪栏里、茅厕里到处躲。小红军分组行动,分头找人。好不容易抓到特务,接着便是电影里熟悉的情节:小红军们唱着嘹亮的《红星歌》,推着被反剪双手五花大绑的特务……

打纸板是我们小孩子在寒假里常玩的一款游戏。“考试毕,寒假及。打纸板,做游戏……”一放寒假,男生们的课本和作业本都变成了四角纸板,家里的硬壳纸盒子、水泥袋子也被折成了四角板。大

杂院里大大小小十几个男孩,年龄相仿自由结伴,一对一挑战。每个厅屋都是打纸板的战场,有时大人们也来助阵。四角纸板正反两面,打得翻个面即算赢。打纸板需要体力:有时一个纸板赢下来要多个回合,十几个几十个纸板赢下来,常常满头大汗,衣服都会湿透;打纸板也讲究技巧:硬壳纸板宜硬碰硬,书纸板宜从周边找间隙……胜王败寇。手握几十个大小纸板找人单挑,那气场想想都令人羡慕。那时,别人以藏书为荣,我们以收藏纸板为荣。

玩泥巴也是我们的最爱。黄泥练熟后,我们把它捏成各种小动物、各种小神仙、各种小器物。有一次,我们几个先用黄泥捏了一口棺材,里面放了一个小人。再用一根葛藤把棺材绑在两根木棍上。最后,几个人抬着棺材,敲着碗破碗,浩浩荡荡去“埋人”。刚出槽门,被一个老人看到。结果,我们几个有的挨了羊角筋,有的挨了响竹。读了“孟母三迁”的故事之后,我们才知道当时大人们小题大做的原因了。

因为玩儿,我们有的忘了洗澡,有的忘了洗衣,有的忘了煮饭,有的忘了炒子,有的忘了煮猪食。我们因此挨过许多皮肉之苦。“骂从耳边过,打从皮上过。”骂归骂,打归打。大人不在家,除了不再玩那“埋人”的游戏,我们该怎么玩还怎么玩:打三角板、打陀螺、滚铁环、弹子盘车子……

遇着雷雨天气,大人小孩都窝在家里出不了门。此时,小孩子不用管那做不完的家活,也不用照看烦死人的弟弟妹妹,可以尽情地玩;男人们或在家修理农具或坐在一起聊天吸旱烟,有几个则在老曾家玩纸牌、画胡子、戴草帽子;女人们或在家制猪食、打补丁、纳鞋底,有几个则在一起搞“浪费”——合伙磨粉子、煎油货、做糕饭。

大杂院带给我们这么多欢乐,可在这逼仄的大杂院里也偶有不和諧的时候。

曾家的狗偷吃了隔壁家的猪食;毛家的孩子欺负了刘家的孩子;徐家的孩子偷吃了李家的黄瓜种;谭家的孩子把垃圾扫在了邻居家门口……发生了这样的事,有些人生气归生气,哪怕是上门算账也都是轻言细语。有些人则像泼妇投胎、悍夫转世:哭天抢地、骂骂咧咧、鼓眼瞪睛、扎手拧脚、巴掌拍得啪啪响……是时,杯盘狼藉、泔水横流、人仰马翻、鸡飞狗跳……整个大杂院仿佛弄了个底朝天。

同在屋檐下,以和为贵。记忆里更多的还是大杂院里那些暖心的故事:某生家远嫁漂泊,第一个端午节大家送来一百包子一百粽子一百饼,大杂院里人手一份。远亲不如近邻,一家有事,家家有事。几个老人,义务为邻居蒸饭、照看小孩。某家有红白喜事,除凑份子外,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去帮忙。每年正月初一早上,在大杂院核心位置摆上几张大仙桌,各家各户拿出最好的果品。几十号人亲如一家,围在一起互道新年快乐,那昔日的种种龃龉仿佛也一笑置之了。

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,有些人家另外择址建了房子,有些人家在原址上建起了别墅,偌大的一个四合院慢慢消失了。

“问东倒西斜三间屋,立天翻地覆几十年。”在脱贫攻坚大潮中,大杂院里最后几间房子也被推倒重建了。

大杂院不在了,父母这辈人也不在了,可大杂院里那些事儿就像一首首童谣那样,依然鲜活在儿时玩伴们的记忆里。

# 手术台

官松源

主持手术的是北京那位医生的师傅,水平略好些。于是,我又经历了一场肉体的极限对抗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扛过来的,明明很疼,却没有一滴泪。这次由我妈妈陪我去的,每天照顾我吃喝拉撒,陪我玩。有时买点山西特色小吃尝尝鲜,这年我大概是十七八岁吧?

后面的两次手术,一个是疝气,在株洲本地做的,这次倒是全麻了,但醒来后,依然是疼得我手抽筋。当时心里有种想不通的怨气,为什么要让我一次次承受这肉体之苦?我究竟做错了什么?因为在这之前,我在太原动了一场大手术,两腿各四刀,打了一个多月的石膏,那一次,我醒来后就哭了,撕心裂肺地哭了一场。后来大腿处伤口感染,需要重新处理,且不能用麻药,我咬着毛巾再一次生硬硬了一个小时,都说度日如年,我则是度秒如年……

自此以后,不论身体碰到什么样的伤,我都不会掉泪。因为泪水无法让你摆脱现有的苦痛,只能徒增烦恼。他人只知道我喜欢笑,却忘了这笑容是从一次次磨难中换来的。这世间从来不是只有“甜”这一种味道,“苦”,亦是“甘”之始也!

小小说

# 枪

刘平

那杆长枪一直挂在荣玉老汉睡房的西边墙上,一直没挪过。

墙是红砖墙,青瓦房顶,老房子了。荣玉老汉在红砖缝隙里打进一根铁钉,枪的背带就挂在爪钉上。

枪是哪来的?没人知道。连他的老伴儿也不知道。问他,问不出一个字,只迎来他一张虎着脸。

荣玉老汉大方、豪爽,别人借钱,摸不出,他卖猪卖鸡鸭鹅也把钱给人家。但就是除了自己不准任何人动那杆长枪外,老伴儿也不行,好像枪是他的命根子。一天半夜,老伴儿突然被惊醒,听见荣玉老汉喊:“枪!我的枪!”声音很着急。老伴儿知道荣玉老汉在做梦,打开灯,想叫醒他,突然见荣玉老汉“咣”地坐了起来,老伴儿指了指墙上,说:“去啥?在墙上挂着哩。”荣玉老汉盯着墙上看了一眼,然后下床走到墙边,轻轻取下墙上的枪挂在怀里,像担心枪会飞了一样。接了好一阵,才把枪挂回墙上,上床睡觉。

虽然那杆长枪一直挂在荣玉老汉的睡房里,但当地还是有一些人知道了。这事瞒不住,老伴儿要出去,小孙子要出去,况且荣玉老汉也没想过要瞒。就一杆长枪,有啥可瞒的呢?有人想看一眼,荣玉老汉就让人从窗户看。那人从窗户往里一瞄,果真发现一杆长枪挂在墙上,回头对荣玉老汉说:“拿出来开一火试试?”荣玉老汉淡淡说了一句:“开啥?”

于是人们就猜测那杆长枪的来历,当地人家家户户都以种地为生,没有打猎的习惯,也没见过有人打猎,可荣玉老汉咋就有一杆长枪呢?谁问,照样问不出一个字。

小孙子长到七八岁,就开始惦记那杆长枪了。小孙子爱跟几个男孩子玩打仗的游戏,竹竿木棍当长枪,木头疙瘩拿在手里就是手枪,还用藤条草叶编一个圆戴在头上。小孙子想:“把那杆长枪拿出来玩打仗多带劲啊!”一天下午放学回家,荣玉老汉刚出门去村头代店打酒,小孙子瞅准这个机会,进屋爬上板凳把那杆长枪取了下来。老伴儿发现了,赶紧阻止,说:“爷爷的枪动不得,看他回来打你屁股。”小孙子说:“我就玩一下,不会搞坏。”老伴儿还是没能阻止住小孙子,小孙子把枪扛在肩上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去了,很快就吸引几个男孩子。

那次,荣玉老汉把小孙子打得有些狠,小孙子的两个屁股蛋儿都被他的大巴掌扇红了。儿子媳妇不满,老伴儿护着,可都管用,荣玉老汉的巴掌“啪啪啪”一下下落在小孙子的屁股蛋儿上。

夜里,看着小孙子被打红的屁股蛋儿,儿媳心疼得直掉眼泪。“打得这么凶,哪有他这样当爷爷的?”儿媳一边抹泪一边说。

他心里也疼,可不好说什么,只是叮嘱小孙子:“以后千万别动你爷爷的枪了。”

小孙子从此再也没有动过荣玉老汉的那杆长枪,也没机会动了。因为从那天以后,只要荣玉老汉要出门,他都要把睡房门锁了。

不知道是谁把荣玉老汉有一杆长枪的事捅到了派出所,所长老王一听心里就紧张了,私藏枪支是绝对不允许的。老王马上带着一个民警去了荣玉老汉家,可去了一会儿就笑着离开了。

那杆长枪是假的。回到派出所老王心里还嘀咕:“太像了!简直太像了!”荣玉老汉那杆长枪,只看,没人会想到是假的,拿在手里一摆弄才知道不是真的。

这年冬天,荣玉老汉无疾而终,享年九十一岁。临终时,荣玉老汉留下一句话,把那杆长枪跟他埋在一起。

荣玉老汉走了,也带走了一个秘密:当年在战场上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,荣玉老汉把自己的枪弄丢了,受到了严厉的处分。尽管丢枪事件有着很复杂甚至不可抗拒的因素,但荣玉老汉还是不能原谅自己。而营长的那句话更是一直在荣玉老汉耳边回响:“枪是战士的生命,丢了自己的命也不能丢枪!”

复员后,荣玉老汉就弄了那杆木头长枪,一辈子守护着它。



制图/左骏

随笔

# 人生乐在“优瑞科”

李支国

大约四十来年前,那时我还在上中学,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。

公元前245年的一天,古希腊叙拉古城的一家公共浴室,来了一位古怪的顾客。他愁眉紧锁,看上去心神不宁、身体疲惫。没人知道,这时的他正面临着的一道难题,国王交给他的那道世纪难题。

原来,为了庆祝盛大的月亮节,叙拉古国王给了金匠一块金子,做成了一顶皇冠,尽管做好的皇冠与先前的金子一样重,但国王还是怀疑金匠掺了假,私吞了节省下来的黄金。于是,国王请来一位四十二岁的智者帮忙鉴定,想办法验证一下这顶皇冠是不是纯金的,前提条件是不允许破坏皇冠。

智者接了这道难题,回家后日夜苦思冥想,饭吃不下,觉睡不好,整个人都快魔怔了,却始终不得解。他绞尽脑汁,终于想到了办法。他找来一大桶水,把皇冠放进去,皇冠排开了水,甚至都忘记了穿衣,赤身裸体地冲到了大街上,边跑边忘情地大声呼喊:“Eureka!Eureka!”(古希腊语,意为“我发现了!”)。最终,通过比较皇冠与纯金块排出的水量不同,他证明皇冠被掺了假。

这是浮力定律,“力学之父”阿基米德找到浮力定律的故事。岁月长河奔腾,科学精神不朽。再次听到这个遥远的故事,是前不久在株洲高新区动力谷创新园的一家企业做采访时,公司董事长谢清明讲给我们听的。

谢清明曾供职于“天桥起重”,那是国内专业从事高端起重装备制造的一家上市企业。十多年前,不安分的他“撸起”袖子,组成一支七人小团队,准备大展拳脚进行创业。

问题是,千行百业,做什么好呢?环顾神州,“中国制造”的大潮风

起云涌,“智能制造”方兴未艾。不如就瞄准“智能制造”,依托母公司“天桥起重”的制造优势,进军“有色冶炼智能化设备”研发这一新赛道!

公司取名啥好呢?大家想到了阿基米德的这个故事。

“我们要发现新技术,发现合作伙伴,发现新市场。”谢清明解释说,这就是公司取名“优瑞科”的由来。

确实,创业初期,什么都要自己去找,自己去发现啊。

“有色冶炼智能化设备”研发,国内当时还是一片空白,没有技术可借鉴。他们通过相关途径,挖来一个懂技术的老外——一个比利时的小伙子。为了说服他来株洲,公司承诺开出了丰厚待遇,在生活、交通等方面“服务到家”;没有资金,七个人都从自己家里拿钱来,一起凑老本;新产品研制出来了,大家跑相关企业推销试用,用产品效果赢得厂家信任、拓展市场。

“七剑下天山”,一剑磨十年。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!

优瑞科自主研发了铜冶炼智能板板储运系统成套装备,成为这一细分市场领域的“头部企业”,公司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,连续上榜株洲市制造业亩均税收50强,获得17项国家发明专利,产品供应全国近二十家大型有色冶炼企业,今年还出口欧洲市场。

“发现改变今天,创新成就未来”,公司门口指示牌上这句话,既是优瑞科公司的发展宗旨,也是对这个创新时代的生动注解。

其实,不光是科学探究、企业发展,世间诸多事情的意义和乐趣,何尝不是“优瑞科”?

从苹果落地,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;在电梯里,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;商人发现商机,恋人发现伴侣,探险者发现新大陆,创新者发现新方法,众多的探索奋斗者不断突破,发现了许许多多新的新领域、新天地。

生活中的美好,原本就来自不断地发现、发现,改变了社会,也成就了自己。不断地去发现,就会有不断的收获。人生乐在“优瑞科”,广袤无垠的未知世界,正等待更多人去“优瑞科”。

#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感怀

黄继业

倭蹄踏破卢沟桥,犯我中华恨难消,全民奋起千钧棒,新魔诛寇换新朝。抗战胜利八十载,民族复兴百世昭,钢铁长城今铸就,东方巨龙冲九霄。

记事本

# 在凤塔

钝刀

这个夏天热得无理,热得不依不饶。

小县城到处像是着了火。高温将人们赶进了空调房,我这个足不出户的宅男,每天窝在家中看电视,日子实在乏善可陈。

还是急急要走了,回凤塔过一段别样的夏日时光。

几棵桂花树需要剪枝了,都已经伸到人家地里,影响水稻生长呢;两株铁树今年应该添了不少新叶吧,该好好看看了;石榴树上果实累累,压弯了枝子,到了围墙外。

门前小路原本是连通外面世界的门道,如今新修的水泥路不从此经过,现在鲜有人走。狗尾巴草几乎没膝,高且长的白茎在风中摇曳。

水稻将要成熟,串串饱满的颗粒,浆水饱满,应该有好收成。偶尔见到邻人戴着草帽到水稻田割稻,这年头,稗草长得比水稻好。电线上是鸟儿的世界,他们的会议每天在傍晚举行,叽咕喳喳,大家踊跃发言,讨论激烈。

傍晚,太阳刚下山,即刻暑气尽散,天地一片清凉。我最爱在这条小路上散步。远眺山天一色,是的,请不要奇怪,山的颜色也是蓝的。凉风浩荡,遍体宽舒。有时走过,会惊动一些小动物,鸡鸭轻巧地跳跃奔逃。水田里几只白鹭掠过,振翅远去。

每天晚上都和邻居乘凉,聊天;孩子们在快乐地奔跑,玩耍。大家东一句西一句闲扯,说往事,话桑麻,欢声笑语盈耳。互相散烟,红红的烟头在夜色中闪烁。蚊子不少,只听到一片拍打之声。

回家后,往往还要拿一把椅子,坐在屋前的晒谷坪上,一坐就是一个小时,树影摇曳,月色朦胧。有几只萤火虫飞过,点点微光。天高云淡,且清静明亮。星座的轮廓异常清晰,我只认识北斗星,位置正好在西北方向一座高山之上,此山名为“北平山”,很好记。其他星座也看得清楚,只是叫什么,却说不出来,也不想深究。看得越久,似乎身子随之飞升,竟不知在何处。晚上睡觉时打开窗户即可,风中有丝丝水汽,轻轻沾湿皮肤。窗外有虫声唧唧,委婉又有些凄清。

白天有时到门前小河里走走,河水发源于一山洞,十分清冷,不能久留。河水环绕中间有一沙洲,原来是孩子们的天堂,可以在此撒野。过去便是我家一块地,母亲曾经种上红薯和玉米,收获累累。现在想想,到处是杂草灌木,不能寻到去路。原来的地也早已无人耕种,成了一片荒地,长上恶草。

我只是每天到堂弟家看看小侄子,这家伙大大的眼睛,大大的嘴巴,颇似他那时小时候经常被我们欺负的爸爸。其余,所实在寥寥。一切慢慢,一切无声无息,连路上的鸡狗都沉默着。